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九十一回 擂台下總鎮知府相會 看棚前老少英雄施威

且說大眾三三兩兩，就只是韓天錦無人願意與他同往，他就把馮淵抓住，馮淵不願意與他同走，他把馮淵往起一扛，就要出店。馮淵連連喊道：「那可不是樣兒，你見滿街上有扛著人行麼？」天錦問：「你同著我走不同著我走？」馮淵只得說：「同著你走。」天錦說：「同著我走，把你放下，不然我扛著你走。」二人同行，一高一矮，出了公館，直奔白沙灘而來。到了白沙灘，就見那裡的人，如山如海。行至擂台之下，那擂台前文已經表過，如今搭好，坐西朝東，全是豆瓣細新席，上下場門，大紅門簾，綠綢子走水，青飄帶，滿簾上繡著百花鬧蝶，當中一個堂簾，也是大紅綉紗，綠走水青飄帶，滿簾上繡的是三藍色勾子牡丹。擂台可像戲台，沒有上下的欄杆，俱是拿紅綠彩綢紮出來的，兩邊紮出大彩團子，俱有碗口大小，全在兩邊柱子上搭拉著，一串一串，下邊也沒有欄杆，用紅綠彩綢紮出牆子，約有二尺高。因為何故不安欄杆？皆因在上面打拳比武，倘若一跤摔倒，怕腦袋摔在欄杆上，是准死無疑。這是彩綢，總讓腦袋撞上，也不至於要命。兩邊台柱子上，掛著兩塊木板，刷著兩張告示，一邊是總鎮大人告示，一邊是知府大人告示，總而言之，都是彈壓地面的言語，倘有光棍匪徒擾亂擂台，立即鎖拿。當中有一塊橫匾，白紙書黑字，是「以武會友」。台上靠後，排著三張八仙桌子，後面有二□多張椅子，有數□條二人凳。桌子上，有全大紅桌圍，大紅椅披，南紅椅墊，上面全繡的三藍色大朵團花。桌子上面擺著一個盤子，裡面是金銀鏢錠，後面有四個兵器架子，插掛著□八般兵刃，長短傢伙俱全。靠著台的南北，立著兩個梯子，迎面上可沒有。天氣尚早，台官還沒到哪。有兩個看守擂台的，在上面坐著。再看兩旁邊，雁翅排開，全是兩層看台，樓底下單有扶梯上來。見這看台上，也紮著紅綠彩綢，上面也是桌椅，靠著南邊，看台後面，單有一個廚房，另預備的茶湯壺。靠著南面，有一個小席棚，裡面單有個小文職官，打播之人上來，問了他們家鄉住處，登明簿子，動手之時，死傷勿論。靠著東邊有一根繩，是為他們拴馬匹的地方。這個勢派實在不小。台下瞧看熱鬧之人，紛紛議論：有人說，活百歲也沒有看見這樣打播的；就有說，這不是件好事，碰巧了就得出人命；有人說，非他們兄弟，焉有這樣字號。正在議論之時，忽見正南上，一陣大亂，來了二□多匹馬，齊撒坐騎，亂抖鞦韆，直奔擂台而來，原來是東方亮、東方清弟兄。二人都是壯士打扮，看看離擂台不遠，地面當差使的趕散閒人，手中竹杖兒亂打亂抽，瞧看熱鬧之人東西亂躡。東方亮手下從人先就下馬，接鞭子的接鞭子，牽馬的牽馬。二人下得馬來，先到看台前看了一看，復又到那小席棚，見了那個小文職官，就在那棚中候著知府與總鎮。不多一時，望見執事排開，銅鑼響亮，不問可知就是知府大人到了。看看切近，東方亮、東方清迎接上去。讓過引馬，大轎打桿，從人掀簾，摘桿去扶手，知府下轎。東方兄弟要行大禮，被知府攔住。眾人見知府實在不稱其職，細高身軀，青白的臉面，細眉小眼，微長鬚鬚，扛肩縮背，鴨走鵝行，說話是唔呀唔呀南邊口音。連忙就把東方亮攙住，說：「總鎮大人，可曾來了沒有？」東方亮說：「總鎮大人未到，大人可曾看見？昨日可曾見著總鎮大人，是什麼言語？」知府說：「我親身到他私宅請他，一則請他彈壓地面，二則請他看播，他情願出來彈壓，並且還想和咱們多親近親近，他來時還要帶些兵丁。」東方弟兄一聞此言，甚為歡喜，說：「全仗大人，替我們出力。」知府說：「也是我們前世的緣分。」又問：「王興祖可到？」回說：「他得天交正午方能到此。」說著話，就上了南面看台。知府落座，兩邊有東方弟兄伺候，叫人獻上茶來。

不多一時，就見東南上黑壓壓一片人直奔前來，原來是總鎮大人白雄帶領著二百兵丁、四員偏將來。這些兵將全都領了大人密令，每人帶藍布一塊，若要下令之時，全用藍布包住頭顱，此時還不知道與什麼人動手呢，各帶短兵器，也有二□餘人扛著長槍。總鎮大人一到，也是拋鎧離鞍，齊下坐騎。知府並東方弟兄下看台迎接總鎮，彼此對施一禮，總鎮說：「原來是大人先到，小弟來遲。」知府說：「那裡話來，劣兄本應先到伺候賢弟才是。」總鎮說：「總是小弟伺候大人才是。」說畢二人哈哈大笑，知府就讓東方弟兄與總鎮大人見禮，彼此通名道姓，謙讓了一回，同上看台，落座吃茶。東方亮吩咐，知府帶來的馬快班頭每人領二兩飯銀。總鎮大人帶來的兵丁，每人也是二兩。文武小官，俱是□兩。總鎮、知府一聞此言，當面謝了一謝。吩咐擺酒，知府把他攔住說：「都剛才吃過飯，少時再飲罷。」總鎮大人問了問，護播之人全是什麼人。東方亮就說王興祖鎮台，餘者眾人俱是幫助的。又問：「這個王興祖，大概本領出色，倘若上來打播之人，本領勝過鎮播之人，那時怎麼樣的辦理？」東方亮說：「小民立擂台，非為別事，皆因我弟兄二人，從幼年時節，就好的是武藝，所請來的教師甚多，總沒有見著很出色之人。今天擺設此台，為的是選拔人才。倘有出色之人，絕不能叫他與王興祖兩下裡有死有活，連輸贏都不能見，只要看著與王興祖本領平平，就疾速將他請下來，看他年紀行事，若要年長拜他為師，若要年輕，拜他為師兄。雖然擺設此播，並無別的意思。」白雄一聞此言，微微一笑，說：「你這一說，我也明白了，你們要請老師，又不作非理之事，又不連累地方上替你們擔驚受怕，據我想著，還算一件正事。往常立播，胡作非為，從中取事，有那樣人，實為可惱。」東方亮料著總鎮不知他的細底，焉知曉蔣四爺那裡，早就告訴明白了。總鎮說著話，眼睛瞧著擂台下來往之人，尋找蔣四爺在何方站著，動手之時，好看他眼色行事，就看見霹靂鬼站在人叢之中，就算他人高，晃裡晃當，在那裡尋找馮爺。原來馮淵同著韓爺到了這裡，往人群內一鑽，韓天錦就找不著他了。找了半天，口中亂罵這個小子，可真冤苦了你了。他看了看擂台，前面有兩根柱子，走過去一抱，心想少刻拿人，我把這柱子一折，他們全都掉下，把主意打好，睜著團城子裡面人來到。不上一時，從東南上來了三□餘騎馬，卻是台官到了。所有瞧看熱鬧之人，一陣大亂：「瞧台官呀，瞧台官！」就見頭一個是神拳太保賽展熊王興祖，身高九尺，膀闊三停，綠緞壯巾，一身綠緞衣襟，獅鬚帶，肋下佩刀，薄底靴子，閃披一件大紅英雄氈。面似藍靛，髮似硃砂，紅眉金眼，連鬚落腮鬚鬚，猶如赤線一般，猛若瘟神，凶若太歲。緊跟著後面，就是火判官周龍連那一干群寇，朝天嶺金永福、金永祿，就少赫連方與金弓小二郎王玉。一個是紅翠園被殺身死，一個跟大眾出來，復又回去尋找二位姑娘商量計策去了。群寇之中，可又多一個人，多一個是玉面判官周凱。皆因他由賈士正那裡逃跑，次日晚間，又遇見山西雁，使了金蟬脫殼之法，在樹林中假說上吊，直奔團城子而來。見了東方亮，看見王興祖現在這裡，他就將怎麼遇徐良說了一遍。群寇很覺放心，打量他在信陽離著南陽尚遠，都料著是日沒有山西雁，故此這日大眾一個個大膽前來，齊奔擂台。

這些群寇至擂台洋洋得意，行至擂台之下全都下馬。眾人欲見總鎮，倒是知府把他們攔住，先告訴明白了東方亮，所有眾人不見禮，只王興祖一個人前來。東言亮吩咐傳下話去，所有眾位英雄俱都上擂台，單叫王興祖一個人上看台，與知府、總鎮大人見禮。這個話往下一傳，所有眾人俱從南北兩個樓梯上擂台去了。王興祖一個人上了看台，先見知府，後見總鎮。白雄很愛此人，告訴說：「王壯士動手之時，但得能以不傷人，千萬不可損傷人的性命。」王興祖點頭撒身下來，直奔擂台正面，分開眾人，飛身上去。徐良他就要跟將上去打播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